

□ 特稿 97
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

当绝大多数人不再为温饱所困，生育，在基因延续和补充新生劳动力之外，被赋予了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隆重意义。

在快速转型的社会，新生命的诞生，给无数平凡的家庭带来喜悦，也带来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焦虑与烦恼。

在这些各不相同、琐碎繁杂的经历面前，统计学意义上的育儿成本，再精确也经不住推敲。



2018年1月1日0点05分，南京市妇幼保健院，一对夫妻的女儿出生，一家三口在产房里迎来了新年。

秦淮 摄/视觉中国

手机响了，是业务二科室的同事打来的。于木子眼看着屏幕从闪烁到黯淡，却腾不出手去接听。

她要扶稳正在工作的电动吸奶器。嘟哒、嘟哒、嘟……听着无限循环的电机声，于木子有些烦躁不安。

正是午休时间，于木子窝在公司会议室角落的沙发上，用围巾裹着上身，身旁放着储奶袋、冰包、奶瓶。

这是她产后返岗的第3个月，儿子果果出生的第6个月。

新生命的到来给两代人3个家庭带来天伦之乐，同时也带来了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困境。作为孕育生命的妈妈，于木子被一点点推到了焦虑与压力的最顶端。

“我知道当妈不容易，可没想到这么难。”果果半岁时，于木子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和重度焦虑。

2018年，我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，这意味着，平均每天有4万多个家庭被卷入养娃大军之中。无论是一孩还是二孩，这支队伍里冲锋在前的，大多数是像于木子这样的普通妈妈。

买不来的准备

再次确认吸奶装备已清洗干净后，于木子快速离开会议室回到工位。还有一点时间，她想抓紧打个盹。现在距离她今天第一次睁眼，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。

凌晨3点多，果果在客厅的婴儿床里发出吭吭唧唧的声音。本就没睡踏实的于木子惊醒过来，知道孩子是饿了。她翻身起床，从冰箱里取出备好的母乳放进温奶器。

28℃、29℃、30℃……显示屏上的数字慢慢跳动着。这大概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，坐在黑暗里，于木子拿起手机，随手翻到了临盆之前拍下的孕照。照片里，她和丈夫许浩笑得很甜，仿佛已经为肚中的孩子做好了所有准备。

果果的降生，确实是计划之中。

于木子和许浩同窗10年，结婚4年，婚后除了享受二人世界，于木子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工作上。她在沈阳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做企业管理咨询顾问，销售业绩连续几年排名第一。在全国，这样普通的80后家庭比比皆是。

似乎连婚后遇到的问题也普通得不值一提——催生。前年，于木子过了30岁生日，在老家的母亲李美洋每次打电话来都会念叨娃娃的事，还拍着胸脯保证，“你只管生，有老人帮你照顾，也不耽误你工作”；另一边，许浩是三代单传，公公婆婆虽不明白，却也旁敲侧击地表达想抱孙子的愿望。

于木子不是没有顾忌，她和许浩当时每月收入不到两万元，房贷、车贷、车位贷等固定支出就近万元，养得起孩子吗？自己处于事业上升期，如果怀孕，不就会把好位置拱手让人吗？

“在这个时代，永远都没有生育的好时机。”已为人母的宋月芦是于木子的大学同学，她的一番话讲进了于木子心里，“只要你没计划当‘丁克’，晚生不如早生，趁年轻风险小，孩子也更健康。”

算是半推半就，夫妻俩开始备孕。半年后，验孕棒上出现了两条杠。那一刻，出自本能的喜悦压过了于木子心里所有的不确定感。

宋月芦把于木子拉进了“宝妈联盟”微信群。2015年，为了解答妈妈们孕产期间的常见问题，沈阳一位产科医生成立了宝妈联盟，后来成了宝妈们相互帮助、分享经验的场所。从不断跳入手机的零散信息起，于木子开始建立“母亲”的身份认知。

像是要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客，于木子一头扎进了母婴用品的深海里。在她长长的“待用品”清单上，记录着多方对比后敲定的品牌，物品名称、数量和各电商平台价格对比。去年双十一，她一口气买下了包括配方奶粉、尿不湿、奶瓶、安抚油、棉柔巾、婴儿床在内的83件商品，花了3万余元，其中不少用品都是从德国、日本等地直邮。许浩埋怨她乱花钱，于木子反而笑老公懂得太少，“如今吃的用的不少过不了安全关，大人能将就，可不能让孩子遭罪。”

因生育而炼成的“消费专家”还有很多。有统计数据显示，2018年双十一，仅在一家电商平台上，母婴品类成交额就达到149亿元。

就算无比小心地选择，也不能保证不会“踩雷”。周馨与于木子在同一产房，孩子先后出生。宝宝半岁时，她使用的一款婴儿核桃油被检测出邻苯类物质。看了网络上对婴儿体内塑化剂超标危害的描述，她好几晚都睡不好。

去年除夕前两天，凌晨1点，果果出生。“男孩，七斤三两。”在产房外伸手接过助产士手里的人，许浩觉得熟悉又陌生，“我当爸爸了！”

疼了一天一夜的于木子以为自己熬到头了，可接下来的慌乱却让她此前的所有准备显得有些滑稽可笑。

病房里，医生简单嘱咐几句就离开了。许浩忙着去办手续，婆婆翻看着手中全是英文的奶粉罐不知道该盛几勺；公公去买刀纸，却错买成了卫生纸；母亲眯着老花眼，努力想找出小流量的奶嘴……

果果出生后的第一夜，一直哭闹，此前一直自诩有带娃经验的老人们全懵了，围着孩子不知如何是好。一大早，许浩就请来月嫂紧急救场。

短暂的狼狈后，新生命带来的欢乐在每个人心中荡漾开来。果果攥紧小拳头或是打个哈欠，都能引来大人们阵阵欢笑。于木子记得，宝宝出生第4天就能歪着嘴笑。每次喂奶，果果总是先吸两口，抬头对妈妈咧嘴一笑，再埋头吃奶。吃着吃着，又抬头咯咯一笑。那时候的于木子，心都被融化了……

哄睡、清洗奶瓶，于木子再次躺在床上，窗外已有微光泛起。“卸货”半年，手上的动作愈发熟练，可心中的不真实感还没有褪去，“我真的当妈妈了吗？”她时不

时会这样问自己。

② 担不起的期待

于木子的问题，总能得到现实有力的回答。

一大早，果果屁股上突然出现了两大片湿疹，于木子一面抹湿疹膏，一面没忍住掉了眼泪。李美洋只能催着女儿洗漱穿衣出门上班。

57岁的李美洋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搭乘3小时绿皮火车住进女儿家。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，她以为，带孩子怎么也不比教书难。30多年前，李美洋的产假只有40天，于木子刚满月就被送到附近一间私人的托管所，“她也不好好地长大了吗？”

于木子不这么想，“以前那是条件所限，过去就过去了。”她把自己性格中的敏感脆弱归咎于婴儿时无人陪伴欠缺安全感。现在日子好了，她想把自己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缺失，加倍地给予果果。

直到现在，李美洋还不太适应女儿立下的种种“规矩”。冲奶粉的温水要过滤3次，奶瓶每次使用后要用专用洗涤剂清洗，连她穿了20多年的化纤睡衣也被强行换成纯棉面料，“说宝宝皮肤娇嫩，摩擦多了会长湿疹。”

因为带孩子，过去关系很好的李美洋和于木子母女摩擦不断。有时候，为了一个没洗干净的奶瓶，两人可能大吵一架。李美洋不止一次在出门买菜时偷抹眼泪，她觉得委屈，也觉得困惑，还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，“真的这么不中用？”

许浩毫不避讳承认对儿子的预期，“我希望他有比我更多的自由选择权。”因为这个指向并不算清晰的目标，许浩甚至常觉得恐慌，恐慌一丁点小差错就会给儿子带来终生的不利影响。有一次，于木子抱起果果摇晃了两下想逗他开心，一旁的许浩突然厉声制止，“不能晃！网上说这样会影响宝宝脑部发育！”

为了用最先进的方法育儿，周馨在生产前就花重金预订了金牌月嫂。一开始，月嫂说什么她都照做，还时不时被挤兑不会拍嗝不会喂奶。后来，发现月嫂做的和自己上网查的不一样，周馨又犹犹豫豫不敢吱声。说了，怕惹得月嫂不高兴对孩子不好；不说，万一月嫂真的错了呢？

临出门前，于木子的手机提示音接连响起。因为上网搜索了“湿疹”，好几个母婴类APP忙不迭地给她推送相关文章，《得湿疹的宝宝，妈妈应该牢记这几件事》《还这样做呢，怪不得宝宝湿疹一直不好》……

满天飞的育儿信息加剧了养娃这件事的隆重感，可是相互冲突的说法和蕴含其中的成功学影子，却只会让焦虑和困惑的情绪在家庭中被放大，再互相传染。

“全世界都知道如何养孩子，我也知道别人如何养孩子，却好像怎么也养不好自己的孩子。”

③ 挤不出的时间

11:50，许浩来电话，劈头就问是不是于木子没忌口吃了辣，果果才会起湿疹；孩子起了湿疹当妈的为什么不请假半天去医院看看。两人吵了起来。老公没有道歉的意思，于木子直接挂了电话。

她蹲坐在楼梯间，靠着冰凉的墙壁。哭不出来，就是觉得胳膊疼。

于木子已经做了太久的超人了。怀孕时，她平均每月要做10项产检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她每次去医院都尽量安排三四项检查；如果要请假，就利用周末或夜里提前完成工作。怀孕3个月时，为了见大客户不迟到，她疾跑好几百米，当天晚上还“见了红”。孩子出生后，她白天上班，晚上到家立马就从老人手里接过孩子，陪玩、哄睡，还要清洗隔尿垫。

如何把有限的时间精力分配到无限的事务中，是宝妈联盟里常年讨论的话题。

翻看日程本，宋月芦曾经创下一天内办23件事的纪录。从零点给儿子卷卷预约疫苗接种，到时钟再次接近24点时，她还在修改第二天要向客户展示的PPT。“我的时间被精确地划成一个个小格子，每一格都填上了孩子、家庭、工作，没有一格能留给自己。”

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有超过3亿妈妈，43.4%每天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，33.7%没法一觉睡到天亮，67%深度睡眠不足。于木子在宝妈联盟里抱怨返岗后没安心睡过觉，不少妈妈都深有感触地附和。有一阵子，宋月芦失眠，特别怕看到床。夜深人静睡不着，再听着老公发出的呼噜声，她觉得比白天还难过。

只要宋月芦不提，丈夫黄哲就不主动参与带娃。现在卷卷快2岁了，宋月芦顶多能指望的，就是自己在给宝宝洗澡时，黄哲帮忙放热水和铺浴巾。“他说怕添乱，实际上还是觉得这是当妈的分内事。”

几年前有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女性就业率达到73%，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分工变了，观念却没有变。

每次于木子和妻子起争执，许浩总是劝她，老人快60岁了，白天夜里连轴转，要多担待。可只要果果稍有不适，他就把一连串的问题抛给妻子。“月芦是‘丧偶式’育儿，我家是‘丧尸式’育儿。”当着丈夫的面，于木子有些尖刻地总结说。

许浩不恼，只是憨憨地笑笑，“男人嘛，一是养家，二是把好家庭的船舵。”他过日子像经营生意，自己加班赚钱，妻子分心带娃，短期看挺难，从长远讲都有好处。

可妈妈们觉得，有时候压垮一个人，只需要一件琐碎的事情。“我必须要有像一支队伍，才勉强算得上是合格的母亲。”宋月芦掰着指头数自己的“职务”，厨师、采购员、早教老师、家政员、养老护理员……

幸好卷卷已经是个懂事的男孩。有一天，卷卷照例吃了宋月芦做的早餐，看儿子吃得挺香却吃得不多，她忍不住提高声调说：“不许挑食！”



当妈妈后，宋月芦曾一天内做了23件事。



于木子的背奶装备：吸奶器、冰包、储奶袋、消毒酒精等。



周末时，于木子一边带果果，一边整理销售表格。

孩子来了

本报记者 刘旭

卷卷没吭声，直到晚上睡觉前才趴在宋月芦的耳边说：“妈妈，早上的青椒太难吃了。”

儿子的体贴让宋月芦觉得特别温暖，所有的苦累都可以一笔勾销。即便如此，每当孩子发热咳嗽当妈的就首先被“追责”时，她心里也会委屈。

“孩子带得好是所有人的功劳，没带好都是当妈的不对。”这句在宝妈联盟里盛传的话，看似是抱怨，“你知道吗，时间久了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是真亏欠了宝宝。”于木子摇摇头。

④ 得不到的选择

于木子们的“亏欠”，并不止于此。

怀孕的喜悦褪去后，于木子有些心虚。几年前，她目睹了怀孕同事在领导软硬兼施之下主动离职。虽然明知道这样是欺负人，“可轮到自己，却觉得怀孕有愧于公司。”

身体显形前，于木子严守秘密实行“隐孕”；果果出生后，她休产假未满3个月，就主动返岗。她说，不希望领导和同事觉得自己当了妈就会耽误工作。

心疼妻子，许浩曾提过让她暂停工作的建议。可一方面于木子不愿当全职妈妈，另一方面，孩子出生后的各种花销，也让她当不起全职妈妈。

在中国，“全职妈妈”未被认可为一种职业，无法享受社会补助或福利津贴。2019年BOSS直聘发布的《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》数据显示，未休完法定产假就返岗的职场妈妈达74%。

于木子上班不到一个月，果果感染了轮状病毒，上吐下泻一个星期。于木子一边陪着孩子打点滴，一边开电话会议；只要事先安排，一周以内的出差她从不拒绝；拿到手里的项目，无论多难啃，她也不会推给别人。即便如此，她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减少加班，偶尔错过会议和培训。

这个曾获评全国东北区优秀营销人的白领发现，上司不像以前一样看重她了。

“在部分行业，业绩不只出在上班时间，还出在加班时间。”辽宁百联人才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郝红宾在人力资源岗位工作18年，她调研发现，在生育前，像于木子这样的女职工可以和男同事一样，随时处于工作状态。“但当她们要把过去加班的时间用于育儿时，企业就不乐意了。”随着法律的完善，企业直接辞退怀孕员工的事件越来越少，但被边缘化、晋升慢依然是许多职场妈妈的困境。

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带来了机遇，也加剧竞争和焦虑。宋月芦的一名男同事曾半开玩笑地说，当妈辛苦，可不能因为这个就挡着不让我们往前冲吧？

在郝红宾看来，企业看重和选择更能创造价值的劳动力，这种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本无可厚非。“想从根本上化解职场妈妈受到的偏见，就要把放在用人单位肩上的保护成本，用社会保障制度承接过来。”

在一些发达国家，政府会给予全职妈妈一定的津贴，并提供完整的社会保障；为了减轻职场妈妈的负担，一些国家还会给予男性长达半年的带薪陪产假。

郝红宾表示，自二孩政策出台后，陆续有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呼吁出台配套政策。在上海、南京等地，均出台相关文件，旨在构建0-3岁幼儿托育服务体系。“让专注家庭的妈妈有保障，让愿意工作的妈妈舍得开身，妈妈即使是超人，也应该有选择的权利。”

要等到这一天，于木子还得熬一熬。13:45，总经理把她叫去办公室，这已是一个月里的第3次谈话。

“照顾宝宝很辛苦，工作难免会跟不上，给你换个清闲的岗位歇歇吧。”

“老大，我的业绩还排在前五，等我过了这段就好了。”

“过了这段，还有下一段。选幼儿园，读小学，考大学，都得你操心……”

一番“协商”，于木子转岗到非核心部门，薪酬下调40%。她冲到天台痛哭，天空灰蒙蒙地，像一块玻璃天。

花板要压下来。

于木子记得，那天是7月1日，是果果出生后，她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天。

⑤ 向前走的生活

18:00，于木子坐在小区的花园里。“既然调岗了，索性早点下班。”她回忆起当时的心情。

可她不敢回家，怕看到果果就会忍不住掉眼泪。

“哺乳期间，母亲不准我哭，说会减少乳汁分泌量。”

在接下来的十几天，于木子觉得自己被裹进了一张透明的网，喊不出、冲不破。白天她能机械地工作，到了晚上身体精疲力尽，大脑却异常活跃，各种念头不断闪现：肚皮褶皱像老太婆，老公会不会嫌弃我；工资降了，婆婆会不会埋怨我花她儿子的钱；果果腿纹被诊断出不对称，他以后会不会变成瘸子……